



攻擊性的任何法術基本上都不是她所擅長的，一向不喜與人鬥爭的典蘭其實在聽到今天上的課程是火符時暗自感到擔心。畫符對她來說還算可以，然而實作起來，果真力不從心。

她靜靜地觀察著其他人使用火符的樣子，一邊比對著自己剛剛第一次嘗試時，有哪裡不同。咒語並沒有念錯，手勢大致上應該也是正確的，那麼.....是在哪裡出錯了呢？

符咒對典家人來說可以算是基本功，然而她在典家的時間還不算太多，好不容易學會控制聽力之後沒多久就來到雀榕念書，其實在典家也沒學太多。

看著同學所燃起的火焰，火光燃亮了同學們興奮的臉龐。那模樣令她想起了養父曾經告訴她的事情。

凜了凜神色，她等著第二階段時能夠再試一次的機會。

她手指夾著算是比較能夠使用的符咒，眼神緊盯著目標。

「法帝．火帝，焰炎普照九寰。烈焰速現，助吾縛邪。吾奉．方炎帝真君，急急如律令！」這次拋出的火符燃起了火焰，雖然不大但也算是成功了。

她輕呼了口氣，眼中的寒意與恨意頓時消失。雖然施法因為加諸了本身的意念而得以成功，她卻有些開心不起來。

她試圖驅趕腦海裡閃過了一片黑衣人的人影。

「典蘭，有些時候，該狠心的還是得狠下心。」

當初養父時常在自己耳邊說著的話，她好像，能夠了解一些了。

「妳是為了保護心愛的人，所以，妳並沒有錯。」

想要沒有任何人會受傷的世界，還是太天真了嗎？

她輕輕捏了帶在身上的翡翠，慢慢的平復心情。